

第一章 奇怪的夫妻

雪停了，天氣也放晴了，金色的陽光自山巔落下，灑向整個大秦山，入目盡是皚皚白雪，連路也找不著了。

王大根是一個獵戶，家住大秦山的山腳下，這是他人冬後最後一次進山了，再過一陣子天氣會更冷，到時候大雪封山，想進去就只有等到來年雪化了。

而今還不到年關，所以即便天氣惡劣，他也打算進山碰碰運氣，免得今年過年揭不開鍋，自家婆娘又要哭了。

王大根今日運氣很好，進山就看到了一頭鹿，他頓時來了精神，那是一頭公鹿，體型不小，若是抓到了，今年是不必發愁了。

他追著那鹿進了山，哪知那鹿狡猾得很，王大根幾箭都沒射中，也急了，他沒法眼睜睜地看著鹿跑了，不知不覺間就追了很長一段距離，可沒想到最後還是把鹿給追丟了。

他氣得很，卻又沒辦法，只得打道回府，哪知沒走幾步便聽見窸窣窸窣的聲音，像是有什麼東西踏過了積雪，發出輕微的聲響。

王大根打獵多年，耳朵很是靈敏，他聽著那聲音傳來的方向，直覺告訴他，這是個大傢伙，可……這大傢伙的動靜又有些不太對勁，他還從沒聽過山裡哪種動物是這麼走的。

他心裡泛起嘀咕，手上動作卻毫不含糊，自腰後拔出箭來，擺出架勢，一步步，慢慢地、悄無聲息地朝前面走去。

前面是一個山谷口，這裡頭一般都是大型獸類的巢穴，比如熊瞎子這種，王大根屏住呼吸，只等那獵物冒頭了。

正在這時，一點黑影探了出來，王大根心裡一激動，手一抖，箭脫手飛出，朝那東西破空而去，然而等他一看清對方真面目，心裡咯噔一聲叫糟，那竟是一個人！他下意識大喊道：「讓開！」

然而那人也是身手了得，隨手一揮便將飛矢打偏了準頭，咄的一聲，扎進了旁邊的樹幹中，箭尾的羽毛猶自輕顫著，久久不息。

王大根立刻鬆了一口氣，老天爺，嚇死個人，他方才還以為要射到人了。

那人是個青年男子，生面孔，看穿著不像是獵戶農人，王大根怎麼也沒想到這時節竟然還能在山裡頭碰到人，他走上前去，關切問道：「這位公子，是我魯莽了，方才沒傷到你吧？」

那青年男子搖了搖頭，笑笑道：「無事。」

「那就好，」王大根心裡鬆了一口氣，他使使勁兒，將樹幹上的箭拔出來，一邊往布袋裡裝，一邊問道：「公子怎麼這時候進山？山裡的雪還沒化呢。」

青年男子頓了頓，答道：「家父病了，需要一味老山參入藥。」

「哦。」王大根立刻明白了，想來也是家境貧寒之人，不免心生憐憫，他勸告道：「那你得入了春再來，這時節雪厚，不好找。」

「只能如此了。」青年男子點點頭，又道：「我正準備下山去，只是不記得來路了，能否請老大哥捎我一程？」

聞言，王大根立即拍拍胸膛，爽快答應道：「這個沒問題，你跟著我走便是。」青年男子點點頭，讓王大根稍等片刻，他回身入了那山谷，不多時竟然又帶了一個人出來，王大根打眼一看，頓時驚了，那竟然是一名十五六歲的少女。

「這位是……」

青年男子微微一笑，道：「這是拙荊，我入山尋藥，她不放心，非要跟著一起來。」

「哦。」王大根恍然大悟，不疑有他，卻又不自覺多看了那少女一眼。他長到這麼大，從未見過生得這般美的人兒，皮膚比山間的冰雪還要白，眼睛幽黑澄澈，與她對視一眼，便會生出一種被看穿的感覺來，這樣的人兒說是天上的仙子都不足為怪。

不過王大根是個老實人，他只看了那一眼便不敢再看，匆匆移開視線，對青年男子道：「那咱們這就走吧，這裡已是大秦山的深處了，就是我也不敢再進去，你們能找到路出來實在是走運。」

青年應和道：「確實是。」

「我叫王大根，還未請教公子名姓？」

青年微微一笑，「在下姓李，單名一個羨字。」

這兩人正是離開了巫族的趙羨與姒幽，大秦山確實不負其名，若不是有姒幽的蠱蟲領路，他們早就不知道迷路到哪裡去了，走了整整三日才總算摸到這裡，然而因為天氣太過寒冷，那蠱蟲凍死了，若不是遇到這個獵戶，想順利離開恐怕還有些麻煩。

姒幽聽著趙羨與那個陌生人說著音調奇怪的話，她雖然聽不太懂，但也明白趙羨是在與對方寒暄。

從巫族出來時，他們收拾了一些需要用的行李，姒幽並不怕冷，相反地，她還很喜歡下雪的天氣，到處都是皚皚的白雪，看上去沒有一絲陰翳，就連陽光都是通透的。

趙羨牽著姒幽的手，不時提醒她小心腳下的雪坑和石頭，王大根見了，只覺得這對小夫妻感情很好，遂笑道：「公子不是本地人吧？」

趙羨答道：「不是。」

王大根道：「聽口音便覺得不像，難怪敢大冬天的自己進山呢，這大秦山啊，尋常獵戶都不敢進去太深，怕出不來。」正說著，眼前忽然有一道黑影一閃而逝，似往旁邊的林子飛速竄了過去，定睛一看，竟然又是那隻鹿！

王大根內心一陣激動，他立即拿出弓箭來，卻聽趙羨道：「老大哥若是信得過，我來替你。」

王大根聽了，聯想到對方當時一下便揮開箭的場景，立即爽快道：「那就勞煩你了。」

趙羨接過，彎弓搭箭，那鹿原本已跑遠，大半個身子都鑽到了樹後，若準頭差點的，只能射到樹上去，還會將鹿驚走。

王大根看著，心裡捏了一把汗。

姒幽望著他，只覺得自打拿上弓箭的那一瞬間起，趙羨整個人的氣勢便倏然一

變，凌厲無匹，就如他射出的那一箭。

「咻——」一箭即中。

傍晚時候，王大根扛著一頭鹿，步履分外輕快，滿面喜色地進了家門，揚聲喚他的婆娘過來。

姒幽跟在趙羨身旁，略帶好奇地打量著面前的房屋，與巫族樣式很不同，這種屋子是她從沒見過的。

屋子裡出來一名中年婦人，大約是那獵戶的妻子，見了生人先是一愣，才小聲與王大根說了幾句什麼。

王大根把趙羨兩人介紹一番，又毫不吝惜讚美之詞，把趙羨大力誇了一通，婦人面上露出點笑意來，連連向趙羨道謝。

趙羨連聲道不用，王大根便道：「天色不早了，妳收拾一間屋子出來，讓李公子與他的妻子住下，明日一早我找山子借輛車，送他們入城去。」

「好，好。」婦人答應下來，引著趙羨兩人往屋裡讓，殷切笑道：「天冷得很，烤烤火，暖暖和身子吧。」

姒幽望了她一眼，並不明白婦人在說什麼，便沒有動，婦人面上的笑便尷尬了起來。

正在這時，一隻大手伸過來，將姒幽的手拉住，趙羨對婦人歉然笑道：「拙荆不擅與生人打交道，若有失禮之處，還請嫂子見諒。」

王大根媳婦聽了這才恍然大悟，連道無妨，進屋之後，她又多看了姒幽一眼，心道：這樣漂亮的人，便是冷冷淡淡的也讓人怪罪不起來，反而覺得應當如此。

屋子裡光線很暗，炭盆明顯是剛燒起來的，氣味嗆人，兩個小孩正圍著那炭盆，見了生人來，立即怯生生地躲進裡屋，卻又忍不住探出頭來看。

其實姒幽並不覺得冷，或許是體質原因，她長到這麼大還從來沒有烤過火，一年到頭，手足都是涼的。

一路上走過來，趙羨沒事便會將她的手攏住，焐在手心，起初姒幽還有些奇怪，問道：「你這是做什麼？」

趙羨皺著眉，道：「給妳暖暖手。」

男人的手很大，能將她一雙手都包住，暖融融的溫度從皮膚間傳遞過來，讓姒幽也覺得有些舒服，只是趙羨一放開她，那些暖意立刻就跑光，再次變得冰涼。

於是自此往後，趙羨便養成了一個習慣，每到天冷的時候，他便會將自家小人兒的一雙手揣著，焐在掌心，恨不得時時刻刻都這麼焐住，不漏一絲縫隙。

大冬天的，旁的夫人小姐們揣著手爐，唯有晉王妃與眾不同，獨樹一幟，她揣著晉王爺，可謂惹人豔羨。

此時，即便在火盆旁邊，趙羨也將姒幽的雙手牢牢焐住。

姒幽動了動，總覺得這樣麻煩得很，但是暖透了的十指此刻分外靈活，比平時要好，便懶得說他，隨趙羨去了，左右沒事，他想怎麼焐就怎麼焐。

王大根的媳婦是個能幹的人，晚飯吃的是鹿肉，各色菜肴擺了一桌子，這於一個清貧的農家來說，已是豐盛到有些奢侈的地步了。

吃飯的時候，王大根一家都坐下了，兩個七八歲的小孩兒擠在一張長凳上，抱著粗陶碗，兩雙眼睛在桌上瞟來瞟去，顯然是很饞了。

王大根取了筷子，笑著勸客，姍幽卻沒有動的意思。

王大根面上的笑便有些尷尬，只能看向趙羨，他之前也聽出來一些，這位李公子的妻子說的不是官話，他也聽不懂，根本無法交流。

趙羨低聲問道：「不合胃口嗎？」

姍幽卻道：「他的妻子呢？」

趙羨立刻就明白了她的意思，他差點忘了，在巫族，女子的地位高於男子，所以在姍幽的認知裡，一家的女主人還沒來，怎麼能先開飯？

趙羨頓了頓，笑著向王大根道：「嫂嫂忙了這麼久，也請她來一併用飯吧。」

王大根聽了，不甚在意地擺擺手，「哪有婦人上桌吃飯的道理？李公子不必在意，廚下有備好的菜飯，她自己會吃的。」

趙羨仍舊不動，只是笑著，「拙荊覺得嫂嫂操勞，辛苦了，若她不來一起用飯，心中甚是不安，還請大哥去請嫂嫂過來吧。」

他說話聲音不大，王大根卻有一種無法違逆對方意思的感覺，他猶豫了一下，最終還是站起身來，道：「那請兩位稍等片刻。」他說著，轉身去了灶屋。

不多時，王大根媳婦便跟著一起出來了，等她在桌邊坐定，姍幽這才拿起筷子，開始吃飯。

很快便到了夜深時候，王大根媳婦收拾出一間房屋來讓姍幽和趙羨兩人住，裡面只有一張床。

趙羨特意看了看姍幽的神色，卻見她毫無異樣，心裡不禁挫敗歎氣，說不定在姍幽看來，兩人同睡一張床，還是她自己占了便宜，雖然這麼想，但等躺上了床，趙羨的心情仍舊是愉悅的。

一旁的姍幽解開頭髮，抱著一個包袱爬了上去。

趙羨愣了一下，道：「這是什麼？」

姍幽頭也不抬地答道：「蟲。」

他的表情扭曲了一瞬，好聲好氣地問：「為何要帶到床上來？」

姍幽將包袱解開，聞言，詫異地看了他一眼，道：「最近天氣太冷，蟲蟲若長時間待在這種溫度裡恐怕會出問題，偶爾需要暖一暖。」

所以為什麼要放在被窩裡面暖？

趙羨竭盡全力才讓自己平靜下來，他深知自己無法制止姍幽的舉動，因為對於姍幽來說，蟲蟲遠遠要比他重要得多，若是必須讓一方滾出去，估計姍幽會毫不猶豫地選擇他。

趙羨深深吸了一口氣，對姍幽道：「妳要把牠們放在哪裡？」

姍幽想了想，趙羨見狀，立即警惕地道：「我不想與蟲蟲睡在一起。」

姍幽答應了下來，於是趙羨求仁得仁。

一刻鐘後，趙羨與姒幽各自睡在床的一頭，蠱蟲與姒幽睡在一起，共枕而眠。

趙羨「……」他覺得之前說話的自己一定是腦子壞掉了。

姒幽的覺一向很淺，睡得迷迷糊糊間，忽然感覺到身旁有些動靜，彷彿有人在身邊，她倏然驚醒，睜開了雙目，側耳細聽，熟悉無比的呼吸聲，是趙羨。

姒幽有些疑惑，這半夜不睡覺，他在做什麼？

她不動聲色地躺著，看著男人過來，輕手輕腳地將裝蠱蟲的竹管一個個盡數收了起來。

姒幽心中正覺得不解，卻見趙羨將那些竹管送到床的另一頭，過了一會，窸窣窸窣的聲音傳來，趙羨再次回來，緊接著被子掀開了，一具溫熱的身體貼了過來，結實有力的手臂將她輕輕攬住，彷彿將她整個擁入懷中。

姒幽手足原本是冷的，之前倒不覺得如何，如今有一個大暖爐靠過來，她的手腳下意識便探了過去，緊緊貼著趙羨。

趙羨被凍得微微抖了一下，卻沒有退開，反而將她擁得更緊，像是要揉入骨血之中一樣。

這一夜，姒幽睡得很沉，再沒有被驚醒，那些可怖的夢魘也沒有來糾纏她，一夜無夢，直至天明。

次日一早，姒幽迷迷糊糊地醒轉，天光已從窗外照了進來，在地上畫出縱橫的陰影，她盯著陌生的床帳看了許久，才漸漸醒過神來，意識到身在何處。

腰身被一隻修長的手臂緊緊摟住，男人的聲音裡帶著幾分笑意，「睡醒了？」

姒幽眨了眨眼，下意識看向他，她還未完全清醒，眸子也是迷濛的，彷彿蒙上了一層水霧，看上去呆呆的，眼底是不知世事的天真單純，對眼前人交付全部的依賴。

趙羨低頭望著她這般毫不設防的姿態，喉嚨不覺微微發緊，竟有些乾渴，他輕咳一聲，將姒幽抱起來，聲音有些沙啞，「起來嗎？」

姒幽窩在他懷中，仍舊有些犯癩，身後靠著男人結實的胸膛，這個位置正好，她懶懶打了一個呵欠，竟然又眯起了眼，彷彿一隻打瞌睡的貓兒。

看樣子是不打算起了，趙羨無奈，卻又覺得心裡軟成一團，姒幽的一舉一動，都像是貓爪在輕輕撓著似的。

他擁著嬌小的少女，略微往後退了退，拉開些許距離，準備將她再次放回被窩裡去，姒幽立刻就察覺到了，她懶聲道：「要起來。」

說是這樣說，眼睛卻還是閉著的，彷彿理智已經回籠，身體卻還兀自陷在那溫床暖被中不肯醒來。

最後是趙羨替她穿的衣裳，長到二十年，從來都是旁人伺候他穿衣洗漱，自己親自伺候其他人，這是他想都沒有想過的。

動作雖然生疏，但衣裳好歹穿妥當了，然後趙羨便對著姒幽一頭烏黑的青絲發起了呆，有些無從下手，衣裳勉強能伺候，可是他不會梳頭啊。

姒幽眯著眼等了半天，那人沒動靜了她才睜開眼來，道：「怎麼了？」

趙羨無奈道：「頭髮如何梳？」

姒幽盯著銅鏡看了看，隨手一攏，取了布條綁住便站起身來，分外乾脆俐落。他這才想起來，自己似乎從未見過姒幽挽髮，巫族女子的髮式也是異常簡單，要麼就如男子那般盡數束起，要麼就隨意披散著，或者用布條紮成一束，簪子釵環這些首飾，彷彿與她們沒有半點干係，更別說胭脂水粉了。但即便如此，姒幽也如亭亭玉立的水中芙蓉一般，天然去雕飾，美得令人心驚。很久以後，姒幽的一切事宜都由趙羨親自打理，從不假手他人，若說晉王府中哪裡最清閒，非王妃的院子莫屬了，丫鬟們都沒事幹，成日裡只光看著她們的王爺伺候王妃了。

另一邊，王家的人已經起來了，王大根正在院子裡劈柴，見了姒幽與趙羨出來，連忙放下手中的活兒，笑著打招呼道：「李公子起來了？」

趙羨與他寒暄幾句，又聽王大根道：「等吃了早飯，我便去借一輛車來，送二位入城去，那裡有車馬驛站，公子自可租一輛馬車回家去。」

趙羨點點頭，笑道：「多謝王大哥了。」

王大根呵呵一笑，撓了撓頭，道：「沒什麼，只是寒舍簡陋，招待不周之處，還請公子與尊夫人莫要見怪。」

他們說著話，後院那邊驟然傳來一聲驚呼，是王大根的媳婦。

她連聲叫道：「這是什麼東西？孩子他爹，你快過來！」

王大根聽了，對趙羨笑了笑，「婦人家就喜歡咋咋呼呼的，你別見怪，我去看看。」

他說著轉身便走。

姒幽微微動了動，略一側頭，專注地感受著後院的方向，有一絲絲些許的異樣。

趙羨見她這般，便問道：「怎麼了？」

姒幽道：「有東西。」她說完，逕自朝後院走去。

王家的院子不大，靠牆堆著一排劈好的木柴，從這邊轉過去就到了後院，窗下放著一老舊的石磨，此時王家一家人都站在那裡，伸長了脖子盯著石磨看，就好像石磨上頭開了花似的。

王大根看了半天，道：「不就是一條蛇嗎？打死便是了。」

他說著伸手就要去抓，哪知身後冷不丁傳來一個少女的聲音，「不能抓。」

王大根下意識轉過頭來，正對上了姒幽的目光，他有些茫然，「什麼？」

姒幽重複了一遍，「不能抓。」

他確信自己聽不懂這位夫人的話，遂將求助的目光投向她身旁的趙羨，道：「李公子，尊夫人是說……」

趙羨有點想笑，卻又忍住了，好脾氣地解釋道：「拙荊是說，這條蛇有毒，不能抓。」

那條蛇通體赤紅，只有拇指粗細，大概是天氣太冷了，牠將自己緊緊盤了起來，毫無精神，像是死了一般。

姒幽太熟悉這條蛇了，無數次盤踞在她的手腕上，然後毫不留情地咬下去，注入毒液。

她看向趙羨，問道：「你將牠帶出來了？」

趙羨微微一笑，伸手將赤蛇挑起來，道：「怎麼跑這裡來了？」

他從老祭司那兒把這蛇弄來，是為著姒幽身上的懷夢蟲著想，懷夢蟲三個月必須要續一次蟲引，趙羨不能保證在三個月內一定能找到解除懷夢蟲的辦法，所以他做了兩手準備。

赤蛇雖然毒，但是牠卻能救姒幽的命。

之前因為天氣太冷，赤蛇陷入了冬眠之中，沒有動彈，大概因為昨夜房間的溫度高了些，牠便醒了。

姒幽將赤蛇接過來，隨手挽在手中，認真地告誡趙羨道：「這種東西，你別碰。」

趙羨眼底泛起笑意，乖乖答應，「好，我知道了。」

一旁的王家人聽著他們交談，卻半個字都聽不懂，表情發懵，王大根忍不住好奇問道：「李公子，尊夫人是哪裡人？」

趙羨想了想，一本正經地道：「是從天上來的。」

王家眾人，「……」

第二章 王爺成了江洋大盜

王大根果然去借了一輛牛車來，送趙羨與姒幽兩人進城去。

天氣很冷，路上到處都是未化的積雪，姒幽坐在牛車上，往外張望著，她對這裡的一切都表現出好奇來。

王大根見了她那模樣，心裡嘀咕道：李公子的這位夫人恐怕當真是從天上下來的，看什麼都新奇，就連農家田間找食吃的大白鵝也要多看幾眼。

老牛車慢悠悠地晃著，晃了一上午才總算進了城，因為今日天氣好，又近了年關，城裡人很多，姒幽從沒有見過這麼多的人，也沒有見過這麼大的聚居地。

耳邊到處都是此起彼伏的人聲，熱鬧非凡，卻又無比陌生，令她不免生出幾分警惕。

她下了牛車，總覺得有許多目光從自己身上掃過，雖然沒有惡意，卻讓她心生不適。

她不知道，世人皆愛美，漂亮的人兒誰都願意多看幾眼。

此刻姒幽的眉心輕輕蹙起，表情越發冰冷了，好似由冰雪雕就而成。

正在這時，一隻手伸過來將姒幽牽住，溫暖的熱意傳遞過來，那些不安奇蹟般地被驅散了。

姒幽抬起眼，望著趙羨，道：「我們去哪裡？」

趙羨笑了笑，「帶妳回我家看看。」

聞言，姒幽望了望眼前的長街和人群，道：「你家就住在這裡嗎？」

「不，還很遠，等到了的時候，大概正好快過年了。」

「過年？」姒幽疑惑道：「那是什麼？」

趙羨想了想，解釋道：「是一個很隆重熱鬧的節日，妳到時候便知道了。」

兩人正說著話，趙羨帶著姒幽到了一家當舖裡，這家當舖生意看起來很好，裡頭客人很多，夥計們忙得腳打後腦杓，說話跟吼似的。

「說了這衣裳我們鋪子裡不典當，料子太舊啦！您請。」

當衣服的那人是個十七八歲模樣的青年，再次問道：「真不成嗎？這還是上好的綢緞料子呢……」

那夥計翻了一個白眼，扯著那衣裳道：「您自個瞧瞧，瞧瞧，這都被蟲蛀了幾個洞了？您這衣裳是傳了好幾十年了吧？」

這話一說出來，所有人都不約而同地笑了起來。

那夥計說話刻薄得很，見有人笑，繼續道：「您就是白貼錢咱們也不能要，您請吧。」

青年臉皮薄，聞言便漲紅了臉，手足無措地站在一旁。

夥計不再搭理他，揚聲道：「下一位！」

下一位便是趙羨了，當鋪夥計幹了這麼多年的活兒，早就練就了一雙勢利的眼，他上下這麼一瞄，趙羨穿著一身粗布衣裳，一看就不是什麼有貨的人，遂斜睨著眼，道：「客人要當什麼？」

趙羨拿出一枚玉佩來，道：「我要當這個。」

那夥計打眼一看，眼裡閃過驚色，立即伸手去拿，卻被趙羨輕輕一擋，再次將玉佩收起來。

趙羨道：「你做不了主，讓你們的掌櫃出來。」

夥計面上的神色倏然變得熱情，殷切道：「請客人隨小人來。」

趙羨點點頭，轉過身牽起姒幽，那夥計這才看見了姒幽的臉，頓時眼珠子都看直了，不錯眼地盯著她。

趙羨皺了皺眉，眼神沉了下去，冷聲道：「帶路！」

夥計這才猛地回過神，欠身哈腰，萬分熱切地引著趙羨往後堂走，道：「您請稍坐片刻，我這就去請掌櫃的來。」

不多時，掌櫃過來了，是個富態的中年人，看起來很是和氣，見人便先笑三分，一看就是老練的生意人，他見了姒幽，眼底閃過驚豔之色，很快又笑著向趙羨道：「公子可是要典當一塊玉？」

趙羨將玉佩拿出來，放在桌上，道：「就是這一塊。」

掌櫃見了，連忙雙手慎重捧起那玉，對著天光左看右看，質地通透，觸手溫潤滑膩，雕的是麒麟踏祥雲，做工精細，成色極品，竟是一塊難得一見的好玉。

掌櫃心裡嘖嘖幾聲，他開了這麼多年的當鋪，還是頭一次見到這樣的好玉，對趙羨的態度又殷勤了三分，笑著問：「客人是想死當，還是活當？」

死當就是一錘子買賣，價格要高一些，活當則是暫時抵押，日後還要來贖回去的，價格自然也就低一些。

趙羨想也沒想，道：「死當。」

掌櫃心裡一喜，忙道：「那且容我再斟酌一二，定個合適的價格出來。」

一般來說，這麼大的當鋪裡都有專門鑒價的老師傅，所以趙羨聽後便點點頭，道：「勞煩掌櫃快一點。」

「是是。」

掌櫃拿著那玉佩進了裡間，裡頭有幾個老師傅正在說話，見他進來便停下了。

掌櫃招呼道：「都過來看看，方才有位客人拿了這玉佩過來。」

那幾個老師傅聽了，都紛紛過來看他手中的玉，一位白鬍子的老師傅打眼一看，拍案驚道：「好玉。」

「成色上佳的和田玉，雕工精細老練，不知是哪位大家刻的？」

有人道：「這種玉佩上頭都有記號，看看？」

「是羊山先生！」

幾人聽罷，立即呼啦圍了過來，挨個看那玉。

掌櫃不懂這些，只知道羊山先生刻的玉很是值錢，便有些忐忑道：「客人說要死當，那這玉值得多少？」

一個老師傅比出一隻手，「少說也要這個數。」

掌櫃看了看，試探道：「五百兩？」

「五千兩！」

掌櫃瞬間瞪圓了眼，張了張口，半天沒說出話來，五千兩，夠重新買一個當舖了。

正在這時，一個老先生忽然道：「且慢，容我仔細看看。」

旁人便將那玉遞過去，他小心接過，對著天光左瞧右瞧，半眯著眼，模樣分外認真而凝重，等許久之後，他才謹慎地放下玉佩，道：「這個東西，我看著好像不是一般人家裡能有的。」

這老先生姓黃，於鑒玉一道上很有些名望，他這麼一說，便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，掌櫃的道：「黃老此話怎講？」

黃老慢騰騰地拋出一道驚雷，「這上面有一個印記，你們看到了沒有？這玉佩是皇宮裡的東西。」

掌櫃驚了，他仔細回想了一下，道：「可我看那位客人的穿著很是普通，都是粗布麻料，怎麼也不像是宮裡頭的貴人啊。」

一人道：「不會是竊來的吧？我記得前陣子，官府不是貼了榜，說外地有一個什麼江洋大盜流竄到了慶州附近？」

姒幽坐在椅子上，打量著茶盞上的精緻花紋，好奇地摸了摸，觸手光滑無比，不像陶器那般粗糙。

水裡泡著葉子，看上去碧瑩瑩的，帶著淡淡的幽香，旁邊傳來趙羨的聲音，道：「這是茶。」

姒幽轉過頭望向他，趙羨微笑示意，「妳要試試嗎？」

姒幽仔細嗅了嗅，確認沒有危險之後才慢慢喝了一口，與清水不同，這水的味道有些清苦，之後便覺得一絲回甘，很是奇特。

她咬了一片葉子，慢慢地咀嚼著，滿嘴都是淡淡的清香。

趙羨並沒有阻止她，反而問道：「怎麼樣？」

姒幽又喝了一口水，認真道：「是苦的，不過很香。」

「喜不喜歡？」

姒幽回味了片刻，道：「還好，只是覺得澀了些。」

趙羨便道：「這裡的茶葉不好，等日後我找來更好的再讓妳嘗嘗。」

姒幽想了想，放下茶盞，搖頭道：「不必了，麻煩。」

趙羨卻笑了，「是給妳的，怎麼會麻煩？」

兩人正說著話，那掌櫃終於從裡頭出來，笑咪咪道：「讓兩位客人久等了，是這樣的，那玉實在是貴重了些，幾位老師傅還在裡面商量，請客人再稍微給一點時間，容他們商議完。」

趙羨皺了皺眉，沒想到當個東西而已竟然這麼麻煩。他也是頭一回進當舖，到底是沒有經驗。

姒幽卻望著那掌櫃，盯著他的雙眼看，直把那掌櫃看得心裡發虛，額上都有汗意了。

掌櫃心道：這姑娘美則美矣，只是這眼睛實在利了點，彷彿什麼都能看穿似的，叫人忍不住想要避開她的目光。

一雙幽黑如墨玉的眸子盯著掌櫃半晌，姒幽眨了眨眼，慢慢道：「你在說謊。」

掌櫃沒聽過這種奇怪的口音，一時間聽不懂她在說什麼，臉上堆滿了疑惑，一頭霧水。

趙羨卻是聽得分明，他問姒幽道：「妳能聽懂他在說什麼？」

姒幽搖頭道：「他說得太快，我聽不懂，但是他方才一定說了假話。」

她十分擅長觀察，當人一旦說了假話，便會有各式各樣的小舉動，比如下意識眨眼、表情緊繃、耳朵微動，每一個細微的變化都會將他暴露出來。

趙羨聽了，目光如冷箭一般射向那掌櫃，道：「你將玉佩還回來，我們不當了。」他聲音冷厲，掌櫃額上的汗唰地一下就下來了，連忙道：「客人勿惱，小店若有得罪之處還請見諒，至於玉佩，我這就去取來給您。」他說著，急急奔進了裡間，好像外邊有什麼猛獸在追趕似的。

掌櫃才一掀簾子進去，便被幾位老先生圍住，他們連聲問道：「怎麼了？」

掌櫃回想起趙羨鋒利的眼神，叫人見了便心生懼意，他腿到現在還有些發軟，額上冷汗涔涔，撐著桌子才沒癱倒，連連道：「不成，他起了疑心，說不當了，要拿回玉佩。」

「啊呀。」一名老師傅道：「這可如何是好？官兵還沒有來呢。」

掌櫃嚥了嚥口水，道：「我聽他與那女子說話，不是這裡的口音，也不知是哪裡人，半個字都聽不懂。」

有人一捶手心，立即道：「這就對了！十有八九就是那個流竄過來的江洋大盜。」

掌櫃飛快地擺手，緊張地道：「可別了，我心裡怕得很，管他是江洋大盜還是別的什麼，我這座小廟可管不了，玉佩拿來，我讓他走吧。」

幾位老先生見勸不住，只得歎氣，正在這時，外面一個夥計匆匆進來，道：「掌櫃的！官兵請來了！」

此時後堂屋裡，姒幽正站在窗邊與趙羨說話，門外忽然傳來一陣急促的輕微腳步聲，她微微皺眉，心裡莫名警惕起來，道：「有人來了。」

趙羨回過頭去，卻見一行人自外面衝進來，提刀執戟，打頭一人高聲喝道：「竊

賊何在？快快束手就擒！」

那當舖掌櫃一溜煙從後面鑽出來，指著他們二人道：「差爺，就是他們！」

趙羨嘴角抽了抽，他總算明白哪裡不對了。

姒幽皺了皺眉，即使她聽不懂這些人說了什麼，但是那看架勢與氣氛，便知道發生了不好的事情，她伸手摸向腰間，那裡別著幾支細細的竹管。

趙羨卻將她的手拉住，衝她安撫一笑，道：「沒事。」

那打頭的差役道：「贓物呢？」

當舖掌櫃連忙將玉佩捧給他，道：「差爺，這個是皇宮裡頭的東西，很有可能就是他偷來銷贓的。」

差役拿著那玉佩翻來覆去看了幾眼，一揮手，道：「拿下！帶回衙門裡等候審問。」話音一落，幾個差役如狼似虎地撲上來，要抓了兩人，趙羨一伸手，護住姒幽，口中道：「慢著。」

那領頭的差役道：「怎麼？有什麼話，回衙門去同咱們大老爺說，帶走。」

於是一行差役們雄赳赳氣昂昂地帶著兩人自當舖出去，陣仗鬧得很大。

百姓們爭相來看，還有人來詢問當舖掌櫃，「這是出了什麼事情？」

掌櫃笑呵呵道：「剛剛那兩人是江洋大盜，我叫了官兵來，將他們抓住了。」

那人驚道：「就是前陣子官府貼榜的那個大盜嗎？」

掌櫃道：「可不是。」

一眾看熱鬧的紛紛稱讚道：「掌櫃果然是有義之士！」

「掌櫃古道熱腸啊！」

掌櫃呵呵笑著謙虛道：「過獎過獎，舉手之勞罷了，何足掛齒。」

一名不太引人注意的青年此刻正站在店門外，縮著脖子，朝那官差離去的方向看了半天，然後慢吞吞地搓了搓鼻子，混入了人群中，眨眼就不見了蹤跡。

若是姒幽與趙羨還在，必然能認出來，這人正是之前在當舖裡面當衣服，反被夥計羞辱了一通的青年。

至於姒幽與趙羨，他們被官兵押送著往衙門的方向走，她雖然聽不懂之前這些人說了什麼，但也知道事情不太對勁，她眨眨眼，問趙羨道：「我們是被抓住了嗎？」

趙羨神色有一瞬間的微滯，很快笑答道：「沒有，我們只是要去一個地方。」

姒幽望著他，片刻後毫不留情地拆穿，「你在說謊。」

趙羨，「……」

很快，他們被帶進了衙門，一個年長的差役過來看了看，問打頭的那個道：「孫捕頭，這就是那個在逃的江洋大盜？」

孫捕頭神色鬆快，得意道：「可不是。」

那差役奉承道：「孫捕頭果然厲害，這麼快就把人抓來了。」

孫捕頭笑道：「還得等大老爺審問，先押到牢裡頭去。」

差役自然應承下來，等押人的時候，看見姒幽時愣了一下，道：「這個……也是

江洋大盜？」

孫捕頭同樣一愣，道：「他們倆是一塊的，大概是一起作案，等大老爺審問了就清楚了。」

聽了這話，那差役又瞄了姍幽一眼，心道：這麼個如花似玉的小姑娘，也能是江洋大盜？不過人是孫捕頭抓的，就算這小姑娘不是犯人，大老爺審問清楚之後再放了便是。

那差役欲領著兩人往牢裡去，就在這時，趙羨忽然問道：「你們的知府是高順？」

孫捕頭怪異地看了他一眼，警告道：「大膽！不許直呼我們大老爺的名諱。」

趙羨見他這般作態，心裡立刻如明鏡似的，道：「我要交代罪行，讓你們知府大人來。」

聞言，孫捕頭有些猶豫。

趙羨又道：「我記性不大好，若再等上一兩個時辰，恐怕就記不清楚了。」

孫捕頭當了這麼多年的捕頭，還是頭一回見到這樣囂張的犯人，架子比他們大老爺還要大，他有心想挫挫對方的銳氣，又擔心趙羨真的不招，遂對那差役道：「我這就去稟告大老爺，你將他們押去監獄，等候審問。」

「是。」

衙門後堂，一名身著官袍的中年男子正坐在案桌後，長吁短歎，衝自己的書吏道：

「借糧借糧，說得輕巧，再過一個月就開春了，哪兒還有糧借？前頭一個流竄的江洋大盜沒抓著，這會兒又是借糧借錢的，他們當我慶州府是戶部的倉庫呢。」書吏不吱聲，知府就繼續罵娘，罵完了，把卷案一攤，道：「借他們三千石，愛要不要，寫吧。」

書吏提筆就開始擬信，正在這時，門外傳來人聲，知府揚聲道：「進來。」

進來的人正是孫捕頭，他面有喜色地拱手道：「大人，卑職抓到那個江洋大盜了。」

「哦？」高順立即站起身來，神色頗為欣喜，「怎麼抓到的？」

孫捕頭便將當舖掌櫃報案一事細細說來，又道：「那大盜現如今就被關押在監獄裡，說要交代罪行，大老爺可是現在就開始審問？」

高順欣然撫掌，年底了，他正愁著政績的事呢，這不就來了？真真是瞌睡來了枕頭，他馬上道：「審，現在就審！」說完，便率先出了屋子。

孫捕頭與書吏緊隨其後，一行人浩浩蕩蕩往監獄的方向走去。

監獄位置不好，裡面十分陰暗潮濕，大冬天的一進去，讓人如同置身冰窖之中，分外難受，白天也還點著火把，以備照明。

孫捕頭開路，到了裡頭便揚聲喊道：「大老爺來了，將那兩個大盜提出來。」

「提犯人！」

高順背著手彎腰才進了門，還未來得及直起身，便聽到一個略微熟悉的嗓音道：

「高府臺，好久不見，別來無恙啊。」

高順疑惑抬頭，看清楚了「江洋大盜」的面孔，嘴角一抽，渾身一抖，撲通就跪了下去，「下官參見晉王殿下！」

一時間，所有人都愣住了，不明白這才抓來的「江洋大盜」怎麼就成了什麼晉王殿下，然而他們的大老爺見面就給人下跪，這還能有假？

孫捕頭面如土色，撲通一聲也跟著跪了下來，連連叩頭，「卑職該死，卑職有眼不識泰山，實在該死！」

趙羨背著手，雖然穿著粗布麻衣，氣度仍是不凡，他嘴角帶著淺笑，對高順道：「高府臺，這裡太冷了些，咱們還是換個地方說話吧。」

「是，是。」高順忙不迭爬起來，恭敬讓開位置，道：「殿下請。」

姍幽望著眼前這突然反轉的走勢，有些迷茫，她歪了歪頭，又看了趙羨一眼，道：「你們認識？」

不得不說，少女的感官確實分外敏銳，只這麼短短時間便能猜出端倪。趙羨笑了笑，答道：「有過幾面之緣。」

高順這才發現他身後還站著一名十五六歲的美麗少女，晉王殿下似乎十分看重那少女，便是走路的時候也要伸手護住她，心裡登時如明鏡似的，不由得暗罵孫捕頭，就這兩人也能看成是江洋大盜，那雙招子是不是長到狗身上去了？

等引著兩人入了後廳坐定，著人奉了茶果來，禮數做足之後，高順才小心翼翼地道：「下面的人辦事不利，腦子糊塗，造成此等誤會實在是下官失於管教，請王爺降罪。」他倒是沒有推卸責任，一力承擔了下來。

趙羨望著他，其實他之前和姍幽說的沒錯，他確實只與高順有過幾面之緣，但是兩人之間的關係，又比陌生人要親近幾分。

高順的座師也是他的老師，兩人算是師出同門，所以方才在牢裡，高順才會一眼就認出他來。

這事倒也是巧得很，若換了旁的官員，恐怕都不認得他，到時候堂堂一個王爺，真被當成江洋大盜押解入京，那就是滑天下之大稽了。

趙羨一直沒說話，高順心裡不免忐忑不安，頗有些坐不住的樣子，心底暗暗叫糟，怕是要和這位晉王殿下結下梁子了。

哪知趙羨只笑了笑，開口道：「高府臺不必緊張，貴衙門的官差也是辦案心切，本王能夠理解的。」

聞言，高順心裡頓時一鬆，吐出一口氣來，早就聽說晉王殿下脾氣甚好，果然傳聞非虛，他放下心的同時，連忙順口拍了拍馬屁，「王爺胸襟廣闊，恢宏大度，實在令下官汗顏。」他擦了擦額間的汗意，問道：「王爺什麼時候來了慶州府？」趙羨笑道：「這兩日便到了，今天才入城。」

高順點點頭，又遲疑道：「王爺這是遇到什麼事情了嗎？下官聽聞六七月的時候，便有傳言說……」

趙羨抬起眼，仍舊是輕笑著望他，「說什麼？」

那一眼雖然看似輕飄飄，可高順卻感覺到了壓力，下意識答道：「說王爺路遇刺客，失蹤了。」

趙羨心裡冷笑了一下，卻是慢悠悠地道：「此事說來話長，本王當時確實遇到了一些事情，被耽擱了，沒能及時回到京師。」

話到這裡便停下了，高順到底做了這些年的官，眼力還是有的，即便心裡好奇，也不敢再追問，連忙岔開話題，望向一旁的少女，道：「原來如此，那這位姑娘是……」

目光移到少女身上的那一刻，高順立即就察覺到這位晉王殿下眼神的變化，還有面上的神情，簡直是肉眼可見地柔和下來。

高順心道：看來不管這一位是什麼來頭，總之以後恭恭敬敬捧著就沒錯了。

趙羨笑道：「這位是……是我的王妃。」

高順暗暗嘀咕，這太廟還沒進，您老就有了一位準王妃了，不知皇上知道了心中做何感想。

想歸這麼想，高順面上立刻露出恍然大悟之色，連忙躬身垂下頭，道：「原來是王妃，下官怠慢了，請王妃恕罪。」

一息，兩息，三息……十息過去了，高順一把老腰老骨頭都快彎折了，還是沒聽到這位王妃吭個聲，哪怕是一句不必多禮也沒有，他心裡不由得泛起了疑惑，怎麼回事？

他低著頭，卻沒看見上邊的姒幽也是滿臉疑惑，盯著他的後腦杓，不知他這究竟是做什麼。

姒幽琢磨了一下，猜測這或許是他們外族人特有的禮節，便看向趙羨，道：「他這是做什麼？」

趙羨心裡憋著笑，眼角眉梢都透著溫柔的笑意，道：「他在向妳問好。」

他們兩人說話都是用巫族語溝通，高順是半點都聽不懂，一頭霧水地想，這晉王妃，說的怎麼好像不是官話啊？

最後聽見趙羨輕咳一聲，聲音帶笑，道：「高府臺不必多禮，王妃她不懂官話，還請高府臺不要見怪。」

原來是聽不懂官話……高順直起身來，忙道：「怎麼會？王爺言重了。」他說著，又不禁瞄了姒幽一眼，問道：「不知王妃是哪裡人？」

趙羨想了想，一本正經地道：「是從天上下來的。」

高順愣了一下，尷尬地笑了笑，「王爺真是會說笑。」

趙羨笑而不語，道：「如今正是年底時候，不好叨擾高府臺，能否請府臺大人安排一下本王回京師的事宜。」

聞言，高順連忙一口應承下來，道：「請王爺放心，此事下官定然安排妥當。」

趙羨溫聲道：「那就先謝過府臺大人了。」

「王爺不必客氣。」

高順辦事的速度確實是快，到了下午，便找到了一條客船，正好是往京師的方向而去，他來報給趙羨的時候，面色還有些慚愧，道：「時間太緊，天氣又不好，沒有別的船，只能委屈王爺與他人共乘一船了，不過請王爺放心，那客船的最上層已經被下官包下了，不會有人打攪的。」

趙羨自然沒有別的意見，高順頓時鬆了一口氣，又安排了六個身體強健的差人一路護送。

第三章 大盜摸上船

啟程的時候正是傍晚時分，天邊蔓延開一片深黛色，金色的陽光將厚重的雲層勾勒出奇怪的形狀，倒映在遠處的河面上，灑落了一層碎金似的光芒，就連岸邊的積雪也變得分外漂亮。

姒幽從未坐過船，不肯在船艙裡待著，沒事就在船上來回走，好奇地左右觀望。兩岸都是青山，山上白雪皚皚，被淡化成一片連綿的暮色，冰冷的風自船頭吹來，將衣裳都吹得往後翻起，姒幽雪白的肌膚泛起一絲緋紅，讓人忍不住想要親一口。「喜歡？」

男子帶笑的嗓音自身後傳來，姒幽回過神來，感覺到一隻手輕輕撫上了她的臉，擋住刺骨的寒風，淡淡的溫度透了過來，很是暖和。

姒幽忍不住蹭了一下，那模樣像極了一隻小動物，全身心地交付依賴，趙羨眼神瞬間轉為幽深，他輕輕以拇指撫過少女的眼角，那裡有一顆很小的痣，淡得幾乎看不見，仔細端詳，便會發現那痣透著些朱色，竟然是一顆朱砂痣，讓人忍不住想要輕輕啄吻。

然而趙羨卻沒有這麼做，他眼眸深深，唇邊帶著幾分笑意，道：「不怕冷？」

姒幽睜開眼，望著他道：「你的手暖。」

旁人聽這句話大概會覺得莫名其妙，但是趙羨太瞭解她了，少女的言下之意就是，既然你手暖，那就給我暖著，這樣就不冷了。

就連撒嬌都是這樣含蓄而矜持，卻又帶著十足的理所當然。

趙羨的心彷彿被什麼輕輕撓了一下，軟做了一團，寵溺道：「好，那就給妳暖著。」姒幽站直了身子，退開些，臉頰離開了對方的手，那點兒暖意立刻就跑光了，刺骨的寒風再次呼嘯著吹過來，冷得徹骨。

趙羨愣怔間，姒幽卻背過身去，反手抓起他的手，拖過去，貼在臉頰上，示意他穩住，然後自己開始半眯起眼，看起沿岸的風景，取暖觀景兩不誤。

趙羨意識到她的意思，不禁有些哭笑不得，又覺得她這些小舉動十分可愛，換做任何一個人來做，趙羨恐怕都會把對方扔出去，但唯有眼前這人，便是她不說，他也會心甘情願地替她做任何事。

天下間，也唯獨只有這一個人，能讓他如此珍重地放在心尖上。

船一路往北行駛，到了夜間，便有隨行的差人捧了菜飯過來，這些都是高順之前安排好的，菜肴精緻豐盛，絕不會怠慢了晉王殿下。

姒幽在巫族的時候就不挑食，當初趙羨把菜給炒得半生不熟，還幾乎鹹死人，她都能面不改色地吃下去，此時就更不必說了。

姒幽不挑食，卻也不是對食物沒感覺，當她發現一樣菜分外好吃的時候，便停了下來。

趙羨見了，問道：「怎麼不吃了？不喜歡？」

姒幽搖搖頭，她放下筷子，將那一碟子菜往前推了推，道：「這個好，你吃吧。」

趙羨愣了愣，立即明白了她的意思，心裡又一軟，還有些微微的酸麻，他笑道：「妳若喜歡便多吃，日後還有的。」他說完，也夾了一筷子。

姒幽這才再次吃了起來，趙羨仔細觀察了片刻，發現她喜歡偏甜的食物，心裡便暗自記了下來。

用過飯之後就到了就寢的時間，高順安排得很好，王爺和王妃一起出行，那自然得要一張舒服的大床了，趙羨看著那一張足夠三四個人打滾的大床很是滿意。

姒幽壓根就沒多想，洗漱之後便爬了上去，等趙羨來時就發現她懷裡又多了一個包袱，想也不必想，那些都是裝蟲蟲的竹管。

從此以後，晉王爺此生最大的敵人，不是別的什麼人，而是王妃養的蟲。

趙羨信誓旦旦會有更好的地方安排給蟲蟲之後，姒幽這才終於同意讓他把蟲蟲從床上拿下去，不過直到最後，她仍舊不理解，為什麼趙羨就是不肯將蟲蟲放在床上，床上又軟又暖，不好嗎？

她坐在床邊，雖然是坐著的，語氣裡卻自有一種別樣的沉靜氣度，淡聲道：「你若是不喜歡蟲蟲，大可以換一張床睡，或者我換一張床。」

聞言，趙羨心裡咯噔一下，立即道：「我沒有不喜歡蟲蟲。」

姒幽仔細望著他，趙羨只能讓自己眼底的坦誠更加真切些，過了片刻，姒幽才相信了他的話，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為何不願意讓牠們在床上？我養的蟲蟲很乖，並不會隨意攻擊人，更何況牠們都在竹管裡，不會輕易出來。」

趙羨沉默片刻，道：「我們這裡的人，不會將養的東西放在床上，床對於人來說是很好的，但是對於蟲蟲們來說，卻並不一定是最好的去處。」他說著，又道：「妳也不是蟲蟲，怎麼知道蟲蟲一定會喜歡待在床上？」

姒幽想了想，竟然無從反駁，頓時陷入了沉思中，開始思索起來，蟲蟲到底是不是真心喜歡床。

趙羨見她若有所思，心裡鬆了一口氣，方才這短短幾句話的功夫，已經耗費了晉王殿下畢生的智慧了，幸好巫族沒有子非魚，焉知魚之樂一說，否則還不知能不能糊弄得過去。

是夜，姒幽睡在床裡邊，趙羨將她擁在懷裡，心情既溫暖又複雜，最後歎了一口氣，直到半夜方才無奈睡去。

心上人在懷確實是一件好事，可是再好，也不能天天這麼熬著啊。

凌晨時分，姒幽忽然睜開了雙目，她原本是側躺，這時輕輕動了動，轉過頭來，往外面望去。

趙羨一雙手仍舊擁著她，力度不大不小，既不會壓著她，也不會讓姒幽睡熟了滾出去，因此姒幽這麼一動他便醒了，警覺地睜開雙目，正欲開口，卻被姒幽先一步伸手，壓住了嘴唇。

趙羨立即意會，閉上嘴，側耳細聽，一點輕微到幾乎不可察覺的腳步聲自外面傳來。

有人！

船艙角落裡點著一盞落地白銅燈檯，此時燈油乾涸，燭光幽幽，將滅未滅，姒幽的眸子被那輕微的光芒點亮，折射出如琥珀一般的光。

那腳步聲漸漸近了，輕得彷彿一陣微風，來人很是小心，而且速度不慢。

噗地一下，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，燈檯上的那一點光倏然熄滅，整個船艙陷入了濃重的漆黑之中，什麼也看不見，真正的伸手不見五指。

寂靜的空氣中只能聽見兩個呼吸聲，輕而淺淡，然後，慢慢的，姒幽聽見了第三個呼吸聲，正往這邊靠近。

船艙門被無聲無息地推開，一道漆黑的影子迅速躡了進來，門再次被輕輕合上，動作奇快無比，這段期間，一絲絲響動都沒有發出，可見來人的小心程度。

姒幽沒動，她仍在觀察那人。

呼吸聲漸漸近了，來人已經到了床邊，若不是她聽覺分外靈敏，恐怕都無法察覺到他們的床頭竟然站了一個人。

看那人身量應當是個男子，身形頗為瘦削，否則動作也不會如此靈便，姒幽看見他略略傾身，在床頭小心地摸索著，像是在找什麼東西……

姒幽微微眯起眼，心道：原來是個竊賊。

正在這時，那人的動作微微一滯，他好像碰到了什麼東西，拿起來疑惑地摸了摸，過了片刻才意識到那是什麼，登時顧不得許多，驚叫一聲，甩手便扔了出去。

「嘶……」

蛇吐信的聲音在寂靜的房間角落傳來，大概是赤蛇被他這一扔給摔醒了，那竊賊驚喘一口氣，卻聽一個清冷的女子聲音幽幽地說了一句什麼，音調古怪，是從未聽過的話，映襯著這漆黑死寂的夜色越發詭譎，好似從地底下傳來一般，叫人聽了雞皮疙瘩爬了滿身。

趙羨坐起身來，向那人警告道：「你最好不要妄動，那蛇就在你腳旁邊，若咬一口，藥石罔效，只能把你扔到江裡餵魚了。」

那竊賊登時僵住了，果然不敢再亂動。

加了燈油之後，房間的燈燭很快再次亮起，整個室內被照得通明，地上果然有一條赤紅色的小蛇，正趴在那竊賊的腳邊，彷彿隨時都會探頭咬一口。

那竊賊是背對著姒幽的，看上去似乎是個年輕人，穿著深色的衣裳。

姒幽披衣下床，趙羨正放下火摺子，見她赤著一雙雪白的足走下來，立時皺了皺眉，道：「阿幽，穿上鞋。」

姒幽低頭看了看，隨意地蹬上鞋，動作十分敷衍，令趙羨心中頗是無奈。

姒幽轉到那竊賊身前，看清楚了他的臉孔，纖長的眉輕挑道：「我見過他。」

那青年原本垂著頭，聽見這古怪的口音，不由得抬起頭來，望見姒幽，整個人都愣住了，眼底閃過驚豔之色，看上去呆呆的，半晌都沒回過神。

趙羨見狀，眉心不悅地皺起，斥責道：「亂看什麼？」

青年只好又撇過頭去，哪知姒幽又跟著轉過去，一雙如墨玉般清冷的眸子緊盯著他看。

那青年的臉頓時漲紅了，有些無所適從起來，完全不像一個半夜來偷盜東西的梁上君子。

趙羨的臉黑沉如鍋底，姒幽卻壓根沒注意，對他道：「我們當時在那個很多人的屋子裡的時候，他也在，拿著一件衣裳。」

聞言，趙羨微愣，立即就想起來了，姒幽說的是那個當舖，當時確實有一個青年，拿了一件衣裳去典當，反而被當舖夥計嘲笑了一通。

趙羨微微眯起眼，走到那青年面前，問道：「你是跟著我們上船的？」

青年撇開眼，不與他對視，口中道：「什麼跟著你們上船的？我不知道……我要去東山探親，才坐了這條船。」

趙羨幾乎要冷笑出聲了，他上下打量那青年，慢慢地道：「聽聞慶州府來了一個流竄作案的江洋大盜，我看你就挺像的，南方口音，行動也甚是熟練，想必行竊的經驗很足……」

說到這裡他頓了一下，果然見那青年面上有一閃而逝的驚色，這下他心底幾乎敲定了，這青年十有八九就是那個江洋大盜，再不濟也是一名慣犯，不過也實在是他運氣不濟，居然偷到他們兩人頭上來了。

姒幽彎下腰，將地上孤零零的赤蛇撈起來，隨意纏在手腕上，這赤蛇原本是老祭司養的蟲，都說物尚主人，如今老祭司已死，牠從前有多囂張，此時就有多畏縮。

動物向來是十分敏感的，牠能夠感覺到面前人的威脅，所以完全不敢動，任由姒幽將牠纏成一條麻繩，簡直是要多乖就有多乖。

那青年驚奇地看著姒幽的動作，小聲地道：「這蛇是妳養的嗎？」

姒幽聽了，便看向趙羨，道：「他在說什麼？」

趙羨看了那青年一眼，解釋道：「他問這蛇是不是妳養的。」

青年又道：「這蛇很毒的，若被牠咬一口，不出十息便會死去，妳……妳最好不要養了。」

趙羨長眉一挑，道：「你見過這種蛇？」

青年不說話了，緊閉著嘴，一副不想與趙羨對話的模樣。

趙羨見他這般，哪裡還有不明白的？感情是惦記著姒幽呢，於是冷笑一聲，叫了隨行的差人來，當著那青年的面，吩咐道：「此人行竊，或許正是那個江洋大盜，先把他捆起來，仔細看好了。等到了京師，即刻押去順天府審問。」

那幾個差人驚了一下，萬萬沒想到會遇到這種事情，連連告罪之後才將那青年牢牢捆了，帶了下去。

這場風波就此平息，船沿著河流一路行駛，終於趕在年前駛入了京師的東城碼頭，停靠在岸邊。

這幾日天氣尚好，陽光明媚，照在人身上暖洋洋的。

碼頭上到處都是商船與客船，熙熙攘攘地擠成一片，大概是因為再過幾日就要過年了，所有人都很忙碌。

六個差人分為兩撥，其中三人押送著那青年竊賊去送官，另外三人便護送著姒幽與趙羨兩人回王府。

他們辦事到底還是利索，很快就租了一輛馬車來，請兩人上車後，不多時，馬車

便轆轤行駛著，往王府的方向去了。

一路上，車簾就沒有放下來過，姒幽舉著那車簾往外看，她見什麼都新奇，什麼都是沒見過的。

趙羨見她這般，索性替她將車簾掛了起來，車窗大開，能將外面的景致盡收眼底，而外面也能清楚地看見車內的人。

一旁的酒樓雅間內，數位年輕公子正聚集在一處，推杯換盞，觥籌交錯間，有人忽然道：「乾之，你在看什麼？」

另有一名年輕公子笑著打趣道：「是看到了什麼美人兒？」

那被稱作乾之的青年身著藍色衫子，氣度不凡，一看就知其出身非富即貴，他聽了朋友們的話並不反駁，目光仍舊望著樓下，欣然道：「倒叫你說對了，方才還真的見著了一名美人。」

「在哪裡，在哪裡？」

一群人蜂擁著擠向了窗邊，探頭往下張望，卻見一輛馬車噶噶遠去，很快便消失在街角，沒了蹤影。

「沒見著美人啊。」

「乾之兄給指一指。」

眾人催促著，溫乾之笑了笑，道：「就在方才那馬車上，都走遠了，如何還能看到？」

於是眾人唏噓不已，分外遺憾，溫乾之卻不禁回想起方才那驚鴻一瞥來，少女身著素白的衣裳坐在窗邊，表情清冷，卻又帶著一股不諳世事的天真爛漫，彷彿初冬裡的第一片雪，降落在這繁華的紅塵人間。

馬車行駛到了王府卻見大門緊閉，門前冷落，三名差人面面相覷，最後派了一人上前敲門。

老半天過去了，那門才吱呀一聲打開，一個老僕探出頭來，瞄了差人一眼，警惕道：「做什麼的？」

差人道：「在下乃是慶州府府衙差役，奉命護送晉王殿下回京。」

「什麼？」老僕怔了一下，道：「王爺回來了？」他連忙將大門拉開，一邊張望，一邊顫顫道：「我們王爺在哪裡？」

差人讓開些，露出門前的馬車來，正在這時，趙羨下了車馬，喚了那老僕一聲，「張泰。」

老僕渾身一震，見了自家主人，登時老淚縱橫，連忙迎過來，聲音哽咽道：「王爺，您總算是回來了！」緊接著，他便看到他家王爺站在馬車旁，扶下一名身著素衣的女子，他打量幾眼，才面帶疑惑道：「王爺，這位是……」

趙羨分外平靜地道：「這是我的王妃。」

張泰，「……」

失蹤半年的晉王回來了，不止如此，他還帶回了一名王妃，不多時，整個王府都被驚動了，下人丫鬟們紛紛跑來看王府新的女主人。

然後他們便發現，這位王妃在說什麼，好像沒人聽得懂？

姒幽看著廳外那些佯作打掃，實則趁機偷偷瞄過來的人，眉心微微蹙起，對趙羨道：「你家裡有這麼多人？」

趙羨嘴角抽了抽，看了那一圈悄悄圍觀的下人，解釋道：「家裡房子太大，我一人打掃不了，便請了許多人來幫忙打掃。」

聞言，姒幽想了想道：「我可以送你一些食塵蠱，養些時候，就不大需要打掃了。」

趙羨點點頭，笑道：「這樣也好。」

旁的丫鬟下人們看著他們的王爺與新王妃說笑，一頭霧水的同時，完全不知道，他們王爺隨口就把他們的差事給輕飄飄地卸去了。

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，王府的丫鬟們只能去做一些粗重活兒，譬如整理花園、打掃庭院，甚至修整房屋，至於擦擦地、抹抹桌子這種輕快活計，那是想都不要想了。

晉王一回來，沒出半天，京師大部分的人都收到了消息，立刻有無數拜帖紛至沓來，如雪片一般飛入晉王府中，門房收了老大一疊，差點要放不下了。

然而趙羨卻沒有時間搭理他們，宮裡方才來了旨意，他得即刻入宮，參見他的父皇，再去後宮給皇后與太后請個安，說說這半年來的遭遇，晚上說不得還要在宮裡用膳，與他那些兄弟們拉扯一番。

趙羨想了想，問姒幽道：「下午我會出去一趟，大抵晚上才會回來，妳要一起嗎？」

姒幽道：「是去哪裡？」

趙羨答道：「去見我的父母。」

「不去。」姒幽淡聲道：「你自己去便是。」

她拒絕得非常直白，毫無商量的餘地，最後趙羨到底是沒有帶她去，一來，覺得還未到時候，二來皇宮規矩甚多，他擔心姒幽不自在。

趙羨想把路都鋪平坦了，讓姒幽什麼都不必想也不必煩憂，更何況，暗處還有居心叵測之人，他不想讓姒幽進入那些人的視線之中。

進宮之前，趙羨便將王府中的管家柳伯叫來，仔細叮囑了一番，姒幽要如何便如何，一切順著她的心意來，絕不能讓她有半點不高興。

柳伯是自打趙羨出宮建府的時候就跟著的，人精一樣，聽了這番囑咐，哪裡還不明白新王妃對他們王爺的重要性？連連答應下來，就差指天發誓了。

趙羨很是滿意柳伯的眼力見兒，又與姒幽說了幾句，便離開晉王府，進宮去了。

他一走，丫鬟下人們都鬆了一口氣，心思再次活絡起來，畢竟她們是頭一回見到王妃，好奇總是在所難免的。

姒幽坐在花廳裡，目光落在桌上的美人瓶上，細白的瓷器上面繪著精美無比的花紋，這些都是她沒見過的，便多看了幾眼，眼底有著不加掩飾的專注與好奇。她觀察花瓶，下人們就觀察她，新王妃大概十五六歲的年紀，穿著素白的粗布麻衣，那料子一看就很差，是王府的丫鬟們都不會穿的，好在洗得乾淨，叫她穿上了也自有一番氣質。

一個小丫鬟悄悄道：「王妃穿的衣服樣式好奇怪。」

「是呢。」另一個丫鬟接道：「而且她沒有挽髮。」

「為何不挽髮？也沒有插簪子和釵子。」

「啊呀。」又有一個小丫鬟眼尖，小聲道：「王妃沒有穿耳。」

聽了這話，所有的丫鬟們都立刻去看，果然見姒幽的耳垂白嫩無比，如嬰兒一般，卻沒有穿洞，顯然是沒戴過耳璫的。

一群丫鬟們面面相覷，都從對方眼底看到了疑惑，連耳璫都沒有戴過，身上穿著又如此普通尋常，甚至到了寒酸的地步，這個王妃家裡原本是做什麼的？

丫鬟們不由開始發散思維，她們王爺失蹤了半年，突然帶了一個王妃回來，這期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？

姒幽自然注意到了那些帶著探究的目光，自打她離開大秦山，來到外面的第一天起，她就收穫了許多諸如此類的目光，不帶惡意也沒有善意，就只是這麼看著，好像她是什麼新奇的物事一樣。

姒幽心裡覺得不適，不過她向來是個能忍的性子，旁人沒有做得太過分，她便隨他們去了，她的性格在巫族時便經過多年的磨礪，這些小事在她眼中簡直不值一提。

柳伯安排了事務回來，也發現了這等情況，立即驅趕那些沒規矩的下人丫鬟們，笑呵呵地衝姒幽躬身彎腰，道：「王妃，老奴已經讓人打掃好了院子，您是否需要休息？」

一息，兩息，三息……空氣中安靜無比，柳伯的老腰都快要酸了，仍舊沒有等到他們王妃的指示，不由悄悄抬起眼去看。

這一看不要緊，花梨木的雕花大圈椅中早已空無一人，他們王妃不見了！

柳伯還從未遇到這種情況，登時一潛，連忙轉過身去找，眼角餘光只望見了一個素白的背影，在門廊下一閃而逝。

「哎，王妃……」柳伯一下急了，提起袍子下襠連忙追上去。